

中国百年影响最大
10
世界领袖精英志名著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

ДЕТСТВО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[苏] 高尔基 ○ 著

崔巍 赵彤 丁建略 ○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梦想文化
DREAM

ISBN 978-7-206-06746-4



9 787206 067464 >

定价：36.90元

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

高尔基 (Gorky, Maxim) 著 曹译

（苏）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**10**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

ДЕТСТВО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[苏] 高尔基 ◎ 著

崔 巍 赵 彤 丁建略 ◎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/ (苏) 高尔基著; 崔巍, 赵彤, 丁建略译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5

(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 / 孙天纬主编)

ISBN 978-7-206-06746-4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崔… ③赵… ④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0194 号

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

主编 孙天纬

著 者: (苏) 高尔基 译 者: 崔巍 赵彤 丁建略

责任编辑: 关铁宁 装帧设计: 尉迟兴成
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)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 印 张: 22.25

字 数: 609 千字 印 数: 22 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6746-4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9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童年 / 001

在人间 / 203

我的大学 / 521

童年

崔 巍 译

给我的儿子

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裳，人显得特别长；他光着双脚，脚指头奇怪地张开着，那双温柔、亲切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是弯曲的；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像两枚圆圆的黑色铜币，他亲切的脸显得发黑，难看地龇着牙，使我感到很害怕。

母亲跪在父亲的身旁，她赤裸着上半身，下面穿着一条红裙子。她拿着那把我喜欢锯西瓜皮的黑梳子，将父亲那又柔又软又长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；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她那灰色的眼睛肿得好像要融化了似的，流出了大滴大滴的泪水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手。她又圆又胖，长着大大的脑袋，大大的眼睛，那松软的鼻子看上去很滑稽。她穿着一身黑衣裳，整个人显得很柔软，有意思极了。她也在哭，好像是在用特别的声调伴着母亲哭似的。她浑身颤抖着，把我往父亲的身边推；而我却死犟着不肯去，躲在她的身后。我感到很害怕，也感到很别扭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人哭，也不知道外祖母不断叨咕的话是什么意思：“跟你爸爸告别吧，你再也不会见着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他不到年纪，不到时候就……”

我得过一场大病，刚刚能下地。我清楚地记得我生病的时候，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着我，可是，后来他突然消失了，^①外祖母代替了他，她是一个奇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“从上边，从尼日尼^②来的。我可不是走来的，我是坐船来

① 1871年，高尔基3岁得了霍乱，他父亲马克西姆因看护他时，不幸染病身亡。

② 尼日尼是地名，俄语“下面”的意思，当时高尔基还小，不理解外祖母的话，他误以为是指他家的地下室。

的！水上可不能走啊，小鬼！”

这话说得真可笑，真叫人摸不着头脑。在我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、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，在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人，一个贩卖羊皮的老头儿。他能骑着楼梯的栏杆滑下来，如果摔倒了，就翻个跟头滚下去，这我都知道，但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都乱了套了，这让人糊涂，也让人感到可笑。^①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总是吵闹个不停。”说完，她笑了起来。

她说话时，很亲切，很快乐，也很和气。从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成了好朋友。现在，我希望她快点儿领我走出这个屋子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，她的眼泪和号哭都让我感到很不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。她从前很严厉，话很少，很干净，穿得利利索索的。她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像一匹马，她身体结实强壮，有一双特别有劲儿的手。可是，现在却不知怎的，她看上去很臃肿，很难看，脸肿得通红，披头散发的，衣服全被撕得破烂不堪的，头发原来梳得很整齐，像一顶光亮的大圆帽，现在却乱七八糟地披散在裸露的双肩上，耷拉在脸上，编成了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也不停地晃动着，碰到了睡熟了的父亲的脸上。我已在屋里站了很久，可是，她却一眼也不看我，她老是不停地梳着父亲的头发，不停地大声哭喊，眼泪不停地流。

一些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往屋里看了一眼，警察生气地叫道：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。披肩被风吹起来，像帆一样鼓了起来。有一回，父亲带我去划帆船，突然，一声雷响，父亲笑了，用膝头紧紧夹住我，大声说：

“没关系，别害怕，大葱头^②。”

突然，母亲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但马上又坐了下去，仰面朝天倒在地板上，头发铺散了一地。她紧闭双眼，那张苍白的脸变得铁青；她像

① 加尔梅克：俄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。

② 大葱头，是父亲对高尔基亲热的称呼。

父亲一样龇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说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，出去！”

外祖母将我推开，跑到门口喊道：

“乡亲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管她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闹霍乱，而是要生孩子了，请行行好吧，好人们！”

我跑到昏暗的角落里，藏在一个箱子的后面，从那儿看到母亲弯曲着身体，在地板上扭动着、呻吟着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外祖母在她的身边爬着，亲切、快活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留莎^①，忍着点儿吧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吓坏了。她们在我父亲身边忙得乱做一团，有时会碰到我父亲，有时还叹着气，叫喊着，可父亲一动不动，好像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长时间。母亲有几次想站起来，可是又倒了下去；外祖母仿佛是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里滚出来又滚进去；后来，忽然从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说罢，她点着了蜡烛。

后来，我好像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，以后的事全都想不起来了。

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：雨天，墓园一个荒凉的角落。我站在一块滑溜的黏土堆上，看见父亲的棺材放进了一个坑里，坑底有很多的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墓旁，有我，有外祖母，有浑身湿透了的警察，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气哼哼的乡下人。温暖的雨如细小的珍珠，洒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边说边往一旁走去。

外祖母哭了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捂住脸。两个乡下人弯下腰，开始往坑里填土，坑里的水发出啪嗒的声音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，开始向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块很快将它们打落到底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^②。”外祖母抓着我的肩膀说。我从她手中挣脱出来，不想走。

① 瓦留莎是高尔基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② 廖尼亚是阿列克谢的爱称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上帝啊！”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，她低着头，默默地站了许久。墓坑已经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里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拍土，发出很响的回声。突然刮起一阵风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带着我穿过许多黑乎乎的十字架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哭几声？”当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外祖母问我，“你应该哭一场才对。”

“我不想哭！”我说。

“行啦，不想哭就不哭吧。”她低声对我说。

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很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即使哭，也不是因为痛疼，而是因为受了气才哭。我哭天抹泪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对我笑，这时，母亲就会斥责我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坐上一辆小马车，行驶到一条宽宽的但很脏的街道上去了，街道两旁是深红色的房子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了么？”

“是的，爬不出来了。”她回答说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几天以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，搭上一艘轮船，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。出生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被白布包裹着，上面缠着一根红带子，放在一个角落的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和箱子上，朝着那扇像马眼睛似的又圆又鼓的小窗户向外眺望。潮湿的玻璃窗外，浑浊的、带着泡沫的河水不停地流着，那水常飞溅起来，洗刷着玻璃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跳到地上。

“别害怕。”外祖母说，她用那双温柔的手，轻轻地抱起我，然后把放到包袱上。

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是黑色的土地，接着，土地很快就消失在雾里和水中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双手垫在脑后，倚着船壁，直挺挺地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她的脸色阴暗、铁青，她的两眼紧闭，像瞎子一样，人老是一声不响的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像一个新人，连她穿的衣服都使我感到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：

“瓦里娅^①，你要吃点东西才好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？”

母亲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的时候柔声细语，和母亲说话时声音有点高，但很小心，很胆怯，话也不多。我看得出来，她怕我母亲，这使得我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怒气冲冲地大叫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看看，她说话的样子多么奇怪，也令人不解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一个宽肩膀的人走了进来，他一头白发，身穿蓝色的衣裳，拿着一个木匣子。外祖母把木匣子接过来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里面。装好后，她伸出胳膊托着木匣子，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她太胖了，只能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，她站在门口，一筹莫展的样子，看上去很好笑。

“哎哟，妈妈！”母亲喊道，并把小棺材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来，之后，她们俩便不见了。留在舱里的我，细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衣裳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你的小弟弟死了？”他弯下腰问我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又是谁呀？”

“是一座城市。你朝窗外看，那儿就是！”

大地在窗外移动着，黑暗而陡峭，它的上面是一片云雾，如同刚刚从大圆面包里切下来的一块面包。

“外祖母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她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是把他埋在地里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要不还能埋到哪儿？”

我对水手说，当埋我父亲的时候，有两只青蛙也被活埋了。水手抱起我，紧紧搂在怀里，亲了亲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不懂事呢。”他说，“不要去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。还是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。你看她都伤心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① 瓦里娅也是阿列克谢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。

汽笛在我们的头顶上呜呜地响了起来，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，所以我不害怕。水手赶紧把我放下，一边拔腿往外跑一边说：

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跟着跑，走到了门外，昏暗窄小的过道里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门不远处，镶铜的楼梯在闪闪发光。往上面一瞧，看见一些人背着背包、拎着包袱。很显然，大家正在下船，那我也应当下船了。

可是，当我随一群男人一起走到船舷踏板上时，大家都对我嚷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老长时间，人们挤我、拉扯我、抚摸我。最终那个白头发的水手来了，赶紧抱起我，解释道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跑着把我送回到船舱，把我往包袱上一放，一边走一边指着我怕唬道：

“再动我就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静了下来，轮船已经不再震颤，也听不到噗噗的拍水声。船舱的窗户像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上了似的，舱里黑暗，透不过气来。包袱好像膨胀了起来，挤压着我，一切感觉糟透了。也许，我就这样永远地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船上吧？

我走到门口。门打不开，铜门把手我拧不动。我拿起装有牛奶的瓶子，使出所有的劲儿朝铜门把手打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溅到了我的腿上，流进了鞋里。

门打不开，我感到很伤心。我躺到包袱上，低声哭了起来，后来，我哭着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轮船又响起了噗噗的击水声，并颤动起来。轮船的窗户也明亮起来，就像个太阳。外祖母正坐在我的身旁梳头，紧皱着眉，一个人在那儿不知在叨咕着什么；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实地盖住双肩、胸脯和双膝，一直垂到地上，黑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提起，托到空中，费劲地把少齿儿的木梳梳进密实的发绺里；她的嘴唇歪到一边，黑眼珠儿闪着怒气冲冲的光，她的脸在这一大簇头

发里变得很小很可笑。

她今天的样子看上去很凶,可是,当我问到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的時候,她还是用昨天温暖、柔和的声音说:

“看来,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。他说:‘你就去梳你那该死的头发去吧。’年轻时,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,年老了,我却诅咒它们。你睡吧,天还早着呢,太阳睡了一夜,刚刚起来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!”

“好吧,不想睡就不睡。”她当即表示同意,一面编着辫子,一面朝沙发那边望着:沙发上躺着母亲,她仰卧着,身子直得像根弦儿。“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儿打碎了?你小点儿声告诉我。”

外祖母说话就像是用心唱出来的歌似的,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鲜花那么温柔、鲜艳和丰润,一下子就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她微笑时,那黑黑的眼睛像樱桃睁得圆圆的,闪烁着说不出的愉快的光芒;笑容里,欢快地露出雪白而坚实的牙齿;尽管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,但整个面孔却仍显得年轻、明朗。然而,这张面孔却被那松软的鼻子、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弄坏了。她从一个黑色的镶银的鼻烟壶里闻鼻烟。她的衣服全身都是黑的,但是却能从她的眼睛里,从她的内心射出来永不熄灭的、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的腰弯着,几乎成了驼背;她胖胖的,但走起路来却是轻快的、灵活的,就像一只大猫,并且柔软得也像这只可爱的动物。

她没来之前,我好像躲在黑暗中睡着大觉,而她一出现,就把我唤醒了,把我带向了光明。她把我周围的一切,用一根不断的线连结起来,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。她立即成了我终身的朋友,成了我最贴心、最能了解我、最珍贵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,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来应付那艰难的生活。

40年前,轮船行驶得很慢;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船才到尼日尼,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初的美好时光。

接下去的几天,天气都很好。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地待在甲板上,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,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金色,又铺上了绸缎。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,轮桨缓缓地、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